

# 年近期頤懷祖父

## 兼述悲情女子最後的一代

● 李彤 (九六自述)

### 祖父要求為我纏足

憶距今九十年前，當我五、六歲開始懂事時，在小小心靈中最怕的兩樁事：一是纏足、二是文盲。可是我的祖父是個飽讀詩書兼舊禮教的實行者。我是他的長孫女，大概基於愛之深、望之切，這兩樁可怕的事，卻是他老人家對我的期望和目的，他要塑造我成為三寸金蓮的窈窕淑女——纏足和無才便是德的無知女子——文盲。這與我天生體健及求知慾特強的個性恰恰相反。

當我七歲時，父親在日本留學，

母親屈於祖父族長的權威，不敢抗命，有一天叫我到她的房間，很無奈的對我說：「你祖父早就要我為你纏足，最近逼得更緊，祖父的意思：你已七歲不小了，再不纏足，長大變成大腳丫頭（丫頭是不必纏足的）恐怕沒有人要，就嫁不出去了。現在你父親又在國外，我實在無法再拖延，不過我會放鬆的為你纏，以免折斷了骨頭」。（母親本身就是三寸金蓮的千金小姐，在清末民初時，母親是福州市首創第一所女子中學的第一屆學生，當時她上學是坐轎子的，後來也曾放過足，可是放不大，因為足骨已經折

斷了）。桌子上放一個大針線盒，裡面裝的是纏足的刑具：針線、剪刀及一卷約三寸寬的白色布條，叫我相對坐下，將腳放在她的腿上，打開那捲很長的裹腳布，慢慢的將我雙足纏好，再以針線縫緊。當時小小心靈之創傷，有甚於皮肉之痛苦，眼看著母親的三寸金蓮，想從今後自己也變成「三寸金蓮」，再也無法與弟兄們一同遊戲：如捉迷藏、放風箏、賽跑及月夜在院子裡互相踩影子等種種的歡樂。痛恨自己為什麼是個女孩子，要受這種酷刑。一天之間變成小大人，天真、活潑、快樂及歡笑都離我而去。

消沉到生不如死的感覺。第三天清早腳痛心更痛，一氣之下跑進母親的房間，哭著說：「我寧死也不要纏足」，於是拿起剪刀，把那纏足布一一剪斷，摔在地上，這一剪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母親見狀亦無可奈何。第二天與我商量，她說：「我為你做一雙白色布襪，襪統用黑色布條綁緊，把褲子放低，如此可以瞞過祖父」。母親如此的一片苦心，我雖不滿意尚可接受，但穿起來實在很難看，似個小尼姑，也只有忍耐。世事難料，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發生五四運動，

提倡所謂「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男女平等、破除迷信、天足運動等，這新思潮衝擊到古閩，也吹散祖父怕我長大嫁不出去的憂心。我漸漸感覺到祖父不大注意我的腳了，樂得無需再偽裝小尼姑，於是把布襪脫掉，換上線襪，恢復我的天足，太舒服了！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纏過足才知道天

足之可貴。感謝祖父讓我嚐到這中國千年來對女子殘酷的纏足陋習，也因此而由衷崇拜五四新文化運動，小小心靈接受新思潮的社會意識，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一生的思想與行為，而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 母求祖父讓我唸書

「纏足」一劫讓我逃過，「文盲」這一關也很難纏。小時候非常羨慕能識字、唸書，和男孩子一樣。祖父為望孫成龍心切，特以重金聘請一位秀才老師，教我的兩個堂兄「永禎、永芬」讀書。我也希望能參加塾中讀書，可是談何容易，非經祖父允許不可，於是請母親去央求，沒想到第一次就碰個釘子。祖父說：「不行，女孩子唸什麼書，長大嫁人只要會記帳，能寫魚、肉、青菜等就夠了。況且古人說：『男女七歲不可同席』，她已不小了。」

我母親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她也希望我能有機會唸書。過了兩天自動又去央求祖父，她說：「我們家裡既然以豐厚的束脩聘請這位秀才老師，只教永禎、永芬兩個孩子，想老師也不在乎多教永寶（我的乳名）一個，她是這麼喜歡唸書，請讓她去吧。」祖父被母親說動了，居然點頭答應。

我則喜出望外，翌日隨母親到離家不遠的李氏宗祠（支祠）拜師上學。祖父因嫌家人眾嘈雜，故特選環境清靜的祠堂作為家塾，並另僱用一個廚子供膳老師和我兩個堂兄。大廳中央懸掛著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親筆御賜我第三十三代祖先李侗（字延平）的御匾「靜中氣象」四字。下面有孔子、李侗（宋代理學家朱熹的老師）及朱熹手握書卷立於侗公身旁的塑像，和好幾層列祖列宗的牌位，再配那嚴肅毫無笑容的老師臉孔，那種莊嚴肅穆的環境，對兒童來說，實在太冷酷無情了。但我是自討的苦，就心

甘情願的跟著哥哥們搖頭晃腦的背讀四書和古文，每天要繳一篇作文，傍晚回家。兩個哥哥比我可憐，他們住在祠堂裡，晚間還要唸夜課，大哥哥長我四歲，要加讀左傳、戰國策等。我當時所讀的書，到了高中才有些瞭解。當時所背誦的古文至今還記得，如赤壁賦、出師表、滕王閣序、琵琶行、木蘭詞等等。年老讀來才能體會其中的哲理與文字的奧妙。蘇東坡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暇時閉目默誦，含英咀華這種精神的享受，又要感謝祖父允許我有機會搭上這班「私塾」的最後列車，讓小腦袋裡儲存一些資產，受用無窮。

五四運動後，提倡白話文，一般家庭子弟均棄私塾而進學校，接受新式教育。我九歲插班入福州市女師附小四年級（當時小學是七年制），全班我的年齡最小。論學校的環境（老師、書本及硬體設備等，與那李氏祠堂「家塾」相比，誠有天壤之別，似

乎進入另一個新世界，從此天生體健與稚幼的心靈，均得充分發揮，求學之路，一帆風順，直至大學。讀到大二時思想更成熟，亦基於嚮往北平古都文化，乃放棄福建學院而轉往北平朝陽大學繼續學業，立誓不畢業不結婚。雖經家長反對、親友的曲解、譏笑怒罵，我義無反顧的北上達到目的，這是我第二次的自我革命（第一次是小腳變大腳），有人說：「人是文化的產物」，我道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中華民國百年來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女人，而五四運動受惠最多的也是女人。

### 幼怕祖父長大懷念

祖父李聖穀（字玉承），生於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於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同月同日歿（一八四三—一九二三年），享年八十歲。祖父體格健壯，面貌端莊，膚色紅潤，兩耳特長，鬍鬚

飄逸，俱充實敦厚之美。祖父老年時正值我童年時期，由於我體健活潑，一舉一動不像個女孩子，常惹他老人家生氣，我除了「怕」字外，對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長大之後隨著時光的演進、經歷戰亂的世紀，見識不少大小人物，不知道為什麼，越老越體會祖父的偉大。祖父富儒家思想，並秉承祖先延平公及朱熹仁義道德之修養，且對易經有深入研究，想必是取易經的思維法則而精通數理，他還有一項特技——同時用雙手打兩個算盤，無論加、減、乘、除乃至於開方，兩者算出的結果是絲毫不差。他一生沒有功名，不入仕途，僅任福建省鹽務局局長數年後即從商，經營油漆及木材生意，在閩江上游購買木材，編成木筏。又從油漆出產地（地名不詳）購買油漆，將其裝放在木筏上順流而下至福州後，分解木筏，然後分別出售，獲利頗豐。自奉儉樸，所有收入均有計畫的貢獻李氏家族及社會

。我們福州市的祖屋寬敞，除祖父直系子孫四房外，凡其他同宗的孤兒寡母，也住同一院子以便照顧，撫養其晚輩至成家立業為止。舉個實例：我有位叔叔從大陸隻身來台灣（家眷均陷家鄉），他任職於法院，退休後住在宿舍，我時常去探望至其年老病重時，有一次與他見面時他突然牽著我的手，大哭著對我說：「我很可憐啊！從小是個孤兒，都是你祖父撫養長大的」，我恍然才知道他的身世，也陪著他流下同情的眼淚。

### 治家有法理財有方

中華民國在北伐統一之前，當軍閥割據時代，福建省時常發生軍閥彼此爭奪地盤戰爭。只要聽到軍隊離福州不遠了，他老人家就召開家庭會議，討論避難事宜，按照婦女們的年齡大小作為逃難遠近的依據。年齡輕的躲避較遠的地方，年齡較大的則到郊外教會辦的醫院或學校即可。決定

之後，祖父從床頭取出那皮製紅朱油漆的枕頭箱子，裡面裝滿排列整齊的銀元（這是平時應付天災人禍時的準備金）。隨各人之實際需要而給付。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夏天，那次的逃難最精彩，雖事隔八十餘年，記憶猶新，因我伯父新續弦的伯母比我母親年輕，於是祖父就讓我和伯母同乘轎子到福州螺州鄉陳寶琛（清宣統皇帝的師傅）家中避難，路經一段桔子樹林，兩旁樹梢都是大紅桔子，是有名的福桔，我坐在轎子裡伸手就可抓到桔子，那背景和電視連續劇「桔子紅了」之場景完全一樣，讓我驚喜不已。到了陳府下轎，忽見庭院花木扶疏，鳥語花香，還有假山魚池等，且寧靜幽雅，有世外桃源之感。我在陳府整整住了一個暑假。至天下太平，學校也上課了，第一天上學的作文題目就是「避難記」，我大加以描述一番後交卷，第二天女級任老師林明聰當眾宣佈，說我是全班年齡

最小，作文卻是寫得最好，還誇獎我進步最快。當然誰有我這樣精彩的題材，聽後樂不可支。真希望明年暑假再度發生戰爭，太好玩了！

### 拯救溺嬰設置嬰堂

祖父五十歲後，因經商暫住福建古田縣水口鎮，有一年夏天，他傍晚都散步到水口碼頭附近乘涼，常見鎮上婦女提著木桶至江邊，將水桶裡拎著剛出生的女嬰雙腳，倒頭置水中溺斃，再將小屍體如同雞鴨般隨地掩埋。祖父是個仁者，興起惻隱之心，就在當地水口鎮獨資創建一所李氏育嬰堂，僱用員工奶媽，專門收養即將被溺死之女嬰，二十餘年來，拯救了不少小生命。我幼年時，常聽父執輩談：「祖父五十歲過後，有一位相士為祖父相面說：『你的相貌不錯，可是壽命不長，恐怕活不過六十歲』。過了幾年之後，有一天再度遇見這位相士，他很驚訝的問祖父：『你這幾年

有沒有做什麼大善事？」祖父說：「沒有別的，只是設了一所育嬰堂而已。」

「那位相士說：『太好了，你現在不只活六十歲啊！』」，祖父果然活到八十歲，在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時代，可以活到八十歲是件不容易的事。

難道所謂「相由心生」，真有其事。依我的見解：祖父相貌的改變，諒非為創辦育嬰堂這樁事，而是由於他長期實踐如朱熹所主張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結果。

誰料百年之後，中共在毛澤東為控制十二億人口，實行一胎化時期，中國人自古至今本是重男輕女，如第一胎為女嬰，只好處死，至於生男的則既能達到傳宗接代的目的，又符合政府一胎化政策，於是全國溺嬰之風甚熾，而引起國際有心人士注意與議論。溺嬰這種不人道的行為，與女人纏足的陋習均可稱為「國恥」，所幸都成為歷史了，將來絕不會再發生的，婦女幸甚。

### 自奉甚儉惟愛品茗

祖父一生自奉儉省，唯一嗜好就是喝好茶，他的茶葉種類繁多，鐵觀音、大紅袍、步步嬌、毛尖、雨前等。分別裝在小錫罐裡。泡茶對我是一樁麻煩的事，要用一個最小爐子，中燒木炭，上置一小水壺，水則非泉水即雨水，井水是不可以泡茶的。從生火開始，就要蹲著手拿著小扇子對著小爐口慢慢的煽，太快或太重都不可以。好不容易，水燒開了。老人家親自泡了一杯好茶，品嚐幾口，又倒了一小杯給我，意作為補償我煽火的辛勞，小孩子那懂得品茶，一溜煙跑去玩都來不及了。

我退休後，家遷台北士林外雙溪，距離故宮博物院不遠，常常上午做好家事後，下午就到該院圖書館看書，還申請了一張閱覽證，管理人員都以奇異的眼光看我，大概從來沒見過像我這樣年齡的老太婆來申請閱覽證

。有一天我發現一張古畫，人物是一個老人，面貌端莊慈祥留著長鬍子，酷似我的祖父，畫的右下方蹲著一個童子，其年齡和我當時相若，至於那小爐子、水壺、小扇子則和我所用的工具完全一樣。觀賞之餘，親切溫馨之情，油然而生，且有返老還童之感。

西方有一句諺語：「Store your galleries of memory with good pictures.」意謂「在你記憶的畫廊裡珍藏一些美好的圖畫吧！」我做到了，那就是孺慕祖父。

我最喜歡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的一首詩：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何以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有人說：「書對人是生命中不可缺的活水源頭」，我想除了「書」之外，凡是先賢先哲懿德善行也都是我們生命的活水源頭。

二〇〇六年歲次丙戌端午節

附錄一 李侗（延平）事略

我返鄉時即住此賓館，亦是巧合。

朱熹」。

第三十三世裔孫女 李彤 謹錄

侗公墓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於福州 武

附錄二 輓李延平先生詩 朱熹

侗公是宋朝大儒，理學家朱熹的

夷山。

李彤 錄

老師：朱公云：「無李侗亦無朱熹」

朱熹挽李延平詩：

侗公一生淡薄名利，不著書立說，

「歧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

惟有與朱子問答二卷，留傳於世，收

言資善誘，千載笑徒勞，整版今來此

集於四庫全書之中。李侗是閩中四大

，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折，揮淚首

聖人之一，至今南平（離福州不遠）

頻搔」。

侗公祠堂舊址所在地，街名為聖人街

由此可見李侗與朱熹師生情誼非

卜，鄉親均稱為聖人墓。侗公祠堂，

同一般。

宋、元、明、清歷代官祭李侗，從祠

又摘朱熹撰李延平列狀如下：

孔廟，閩中各地都建有道南祠，祀四

一、侗公得河洛之學於龜山，受春

大聖人。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親筆

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盡得所

賜御匾「靜中氣象」懸於南平道南祠

傳之奧，退而屏居山田，結芳水竹之

中，福州之圍竿後李氏支祠（即我小

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

時唸私塾所在地）亦有此御匾，祠中

然自得，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

有李侗座像，朱子手握書卷，立於侗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

公身旁，此祠及北后街祖屋（即我生

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矣，而知天

長之處，二十一歲才離開赴北平求學

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天下之理

），一九五〇年改建為交際處，今建

，無不由是而出」。

為西湖賓館（二〇〇一年八月中秋節

此所謂理學之昌明朱子始，朱子

深受侗公教誨，故云：「無李侗亦無

一、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

房，舊題歲月那堪數，慚愧平生

二、聞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

一瓣香。

三、歧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

資善誘，千載笑徒勞，整版今來

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折，

揮淚首頻搔。